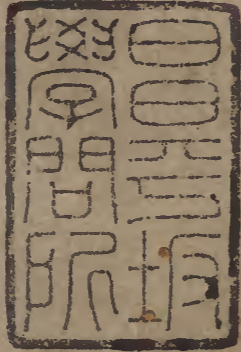


書經萬世法程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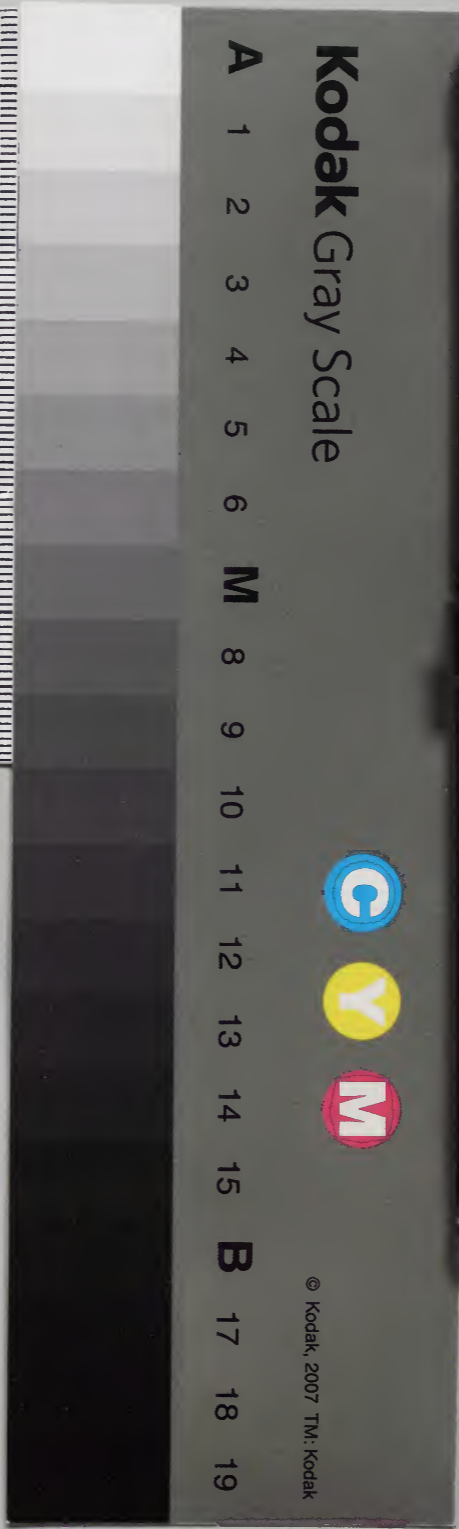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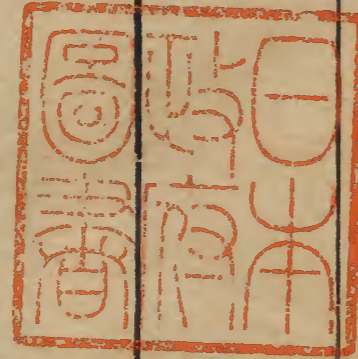
			八	漢
		六	一	書
	九	一	六	門
一	〇	九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七三函	八一〇冊
一二架	一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96
冊數	10(6)
函號	273 158



六先生精傳書經萬世法程註



書集註卷之六

蔡沈集註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秦誓

秦太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

編書者因以秦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秦誓武帝時偽太誓出典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秦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秦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秦誓樣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其多至晉孔壁

篇 昔即天正君為代之意次三即言受失君民之道又次言已當
次述告神率伐之事末則勉衆輔已以成功

惟十即 以記武王之迫于人心以見泰誓之所由發也武王即西伯之位
命去人心離于武王不待已而為順天應人之率初非有心于人之會
也然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王道經孟津而諸侯大會于武王人心不
其見全人率勤之公乎

意 王方據云文王之時也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嗣文王為西伯又
十有三年始有孟津之會即武王之身亦守臣節之久及至紂惡不
俊天人共憤孟津大會武王始不待已而為之伐殷豈其心執○陳太
交云紂惡已稔周時已至所以忠臣不死難之士不勤王而歸心我武
以和好相成耳曰十三年者見武王守臣節之久亦以見紂惡之貫盈
曰大會者見武王得人心之同就天下未會武王說八百諸侯率勤
類皆在焉故曰大會

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
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辟裕武王
之辟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
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
非盡當時
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
即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
漢孔氏言虜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
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
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
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
臣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
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
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數
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王曰 此呼從征之人以听誓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列國之諸侯及我
本國御爭之三卿亞旅之衆士凡有爭於從征者其精白一心听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上是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所訟遠矣而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即位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接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尤以其正為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
春大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
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
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畬失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
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我推皇宗以伐商之意也

意 惟甘泉云友邦家君指列國言即八百未會者御事庶事指本國言即牧豎三卿聖人等是也曰我者以見人心所歸皆為我所有也

惟天即先言天立君為民之意以起射失君道為可伐也豈是何如彼天者乃物受之以成氣有父道焉地者乃物受之以成形有母道焉是天地者乃物之大父母也夫乃物而能出於天地惟人之生也得氣之秀而心為獨靈且四端備萬善而知竟特異於物乃為萬物之靈也然人固皆矣於物而聖人之生也得氣之最秀而心為最靈天性聰明無待勉強而知竟先於人誠實有是聰明焉天之厚聖人者於茲見矣而其所以厚之者豈厚其身而已哉亦欲其居天子之位為萬夫之長而作元后焉為元君者惟德天地父母之心以承父母斯民之道率凡民之職載於天地間者莫不為之生養為之安全使成若之化與資始者同其功容保之恩與資生者同其用斯可也夫上天立君之意如此今射失君道其容以不伐乎

意 願淫陽云此即只開七叙天立君意如此不可下着力字眼首句串論中一滾素是從物與人說到聖人見天惟厚聖人作元厚以下言天所以獨厚聖人正欲為大君於天下伏之聰足以有聰明足以有別而推天地父母之心以承父母斯民之道二個父母相呼應聰明在心更生之心願連着家種息之休與資始資生者同其功用也重天意上見人君之責如此之重非謂君能如此或以君位君德君道分着者不具陳氏經曰人者乃物之一也物得氣之清人得氣之全以人性所以獨靈于物也人雖有以不保其天者又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並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去而為靈之

月夏正季春審矣即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

其放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王氏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

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進稱之也友

邦親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而聰明

不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曾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其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鯨寡孤

又卷耳

今商曰天之立君為民如此則為君者當體天意以父母斯民矣今商王受不敬承上天之意而反降災害于民是身為天之宗子而實則天之罪人矣伐之其容已哉

意 沈大冲云慢天虐民不平惟其弗教是以降災正是不休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處之林二泉云虐民即是慢天况下可見

沈酒即大慢天虐民受之罪固當伐矣而其失何如射沈酒於酒而不止何則罪人自止其身也則因一人而刑及親族官人宜公其罪也則因父兄而究任子弟是刑罰之暴虐也又惟獲其官而羅其室高其堂而廣其榭澤障為波俾水為池以是而奢侈服用以殘害于民百姓是刑罰之暴虐也又于忠良所當敬也則焚之而加之以刑孽婦所當護也則割別之以視其胎是法外之法暴虐之甚也夫射虐民如此正所以慢天也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故將天威以伐之乃文考沈退守臣即未也伐之大功沈未集也是紂在文王時天命已去矣

意 祭禮而云其詳慢天虐民之實慢天沈在虐民上見之沈酒即是暴虐之原敢行句虛下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事也罪人二句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大地生物而厚於人大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性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雖是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火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失即下文所云也 沈面邑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池傍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中良剽劫孕婦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業集 面爾

周書卷六

三

沈酒

刑賞之暴虐宮室二句用度之暴虐後指宮室言其奢後以為事也後告即帶以句善宮室致爭皆勞民傷財故曰殘害於多二句又法外之刑暴虐之甚也大動未集之下節意口方為庵云罪人以族相攻罪亦是偶触紆怒未便是有情定罪况以族則紆虐之甚矣宮人何以為暴虐用非其人以虐民即是暴虐誣罪因父兄而究任子弟父兄亦未及是好人文王以服事殷以云爾將者武王推本其始而叙之耳

肆予夫大功未集予小子固當集之然惟推文考服事之心未處伐之也惟以不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商其能改過也惟對无有改河之心且自益其可夷踞而居特事上帝神祇慢神之尊者違喪先人宗廟弗祀慢神之親者犧牲粢盛以五祭祀之備者皆不夫凶惡盜賊之人而更之禁不知神怒天怒乃曰五有民社吾有天命无有餘成其侮慢之意如是則天之震怒者益甚向之命又考者必命我也代其可已乎
意 陳如周云肆字賸承上未以尔友邦二句是追叙往日事註中八百則以益其犧牲粢盛一句總承上二句正是弗事弗祀如其悔居至凶盜而言以即亦是慢天虐民之實不可以上下為虐民以即為慢天

破班歷支剽空胡友○沈函溺於酒也昌色昌乱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水曰榭澤障曰陂障水曰池侵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剽割剽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和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是謂大勳在文王時來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特不尔學若當言外得肆予小子癸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有命有命罔懲其侮 慢且綠友○肆故也觀政于商伊君所謂萬天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其政之得失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祭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採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在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大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手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天以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吝也蓋天祐下民其德也武王之不遂也為之君以長之使之保厥福以治其亂其德之未復也為之師以教之使之明典禮以竟人心天之所以為君師者如此而豈非哉蓋天不能以自治也惟以君師者能助上帝之不及以竟安乎天下錮強湯惡立綱振紀使无一人之不遂其生无一人之不若其世也天所以立之也紂既失君師之道則君師之作天忘其在矣而况相若之有不容不考則夫有罪之當討一奉天以討之无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討用其心乎我蓋承天以從事不敢不伐罪以弔民也意 馮且區云首句空作君師作師正天佑民也惟其二句之論君師之言有罪二句隱然以君師自任言外使見今受有罪正當討而不當赦者不行天罰如君師之任何甚非天佑民意矣君師只一人君者指除殘去暴以安其生師者指立綱陳紀以養其民蓋對伐紂言之也先是恩宥之宥謂加恩澤以安之也君師乎上元后之宥緩與上父母並有罪暗指紂无罪暗指民此即与惟天地方物父母即若相以但彼重在天上君上見紂失其道意以重在君体天上見已當及道意○凌万頃云其克字与厥志上字源体認其字指君師言克字有職毛不容假借意志字見紂念頭發動已不敢私况敢而見於事乎按篇中父母君師蓋紂失父母之道則不能為君師可知當在所討武任君師之責則當作民父母可知不容不討紂

同力 夫受罪固當伐矣而况伐之有必克之理乎吾聞兵志之詞有曰其平日之所施者孰為寬仁大度而道体諸身則德若勝矣道游於心胃之德与有不則以不及度矣如伏同有是德及度其今日兵之所統者孰為順天之人而動令其宜則又若勝矣兵志之詞如女即兵志之詞以驗商周之勝紂雖有臣億萬然各自以其心為心也商者只以數子僅有

臣三千皆以我之心為心心一者力必強以我觀之則紂之与我我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此伐商也斷又克矣

意力指人心所向之同言德指平日所積言義指行師有名言王方斃

正批言孰直度武王之德則仰之若父母也度武王之義則望之若時

商罪即於今日伐商猶有又往之也蓋商王之罪以暴虐則敢行矣以其

是長紂之惡而貽患於下也紂固不誅及父母之道而積惡者其罪大乎

亦不誅及君師之責而長惡者其罪同矣以予所以不誅不伐之也

意夫盈天之為言通也言牙開斷也盈之為言滿也言多也一說貫字

不訓作通字看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末其惡已滿又一說

以紂承上度德度義有過下云夫力固不同矣若以德與義言之則亦

有不同若商罪而作德不同下順天句作又不同亦一見錄之俗况

予小即夫紂不誅則罪手紂鈞矣以我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

對越之敬類於上帝之神宜于家

以尔友和家君之申御事庶士之臣

集之業承克相之責以尺虎緩之道

天

意夜了凡云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

不日專也類着依即祀之也常儀也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意三句是追叙其前日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已德得也行道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

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

曰左氏襄三十五年魯穆叔曰年鈞擇時義

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昭曰年鈞以德德

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

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衆

離寡助之至力且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

不同况德與義乎

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

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

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

之罰底致也家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

紂討不誅則罪與討鈞故此言予小子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

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尔有衆致天之罰于

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

乎禘受命文考即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

為序必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奉天本

命之文王武王特稟人之命以卒其伐功

而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而廢

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

之時不 可失也

春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意曰次則有整兵慎戰之意曰畢會則先取倖勝之心徇者

意曰次則有整兵慎戰之意曰畢會則先取倖勝之心徇者

意曰次則有整兵慎戰之意曰畢會則先取倖勝之心徇者

意曰次則有整兵慎戰之意曰畢會則先取倖勝之心徇者

意曰次則有整兵慎戰之意曰畢會則先取倖勝之心徇者

意曰次則有整兵慎戰之意曰畢會則先取倖勝之心徇者

西土即下誓師之辭也王乃更端致嘆曰嗚呼西土有衆相從于渡河以討之詳與我所討紂之故爾其咸听朕命庶允知所從事以克厥勳也

意 黃蔡陽云上而先呼友邦后西土明尊卑之分矣先而西土立法自近始上曰群后此曰有衆皆指列國諸侯并已之所統者言與上誓師同

我聞即此武王將言紂力行无度故以古人語發之我聞古人有言曰人之趨向不同而其勇為之心則一彼吉人之意念所向惟在于善雖終日汲汲為之而其心犹見其不足凶人之意念所向惟在于惡雖終日孜孜為之而其心亦見其不足今商王受所力行者皆不合天理之法度正所謂凶人為不善者也姑奉其无度之大者言之老臣之人天理所當敬也則播弄之罪惡之人天理所當斥逐也則比昵之色與酒皆天理所當戒也則淫於色醜於酒以亂其心而肆虐於民焉紂之力行无度若如此是以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党相為仇讎賜上權命以相誅威則力行无度之惡染於人矣无辜之人呼天告冤胥靡之德豈聞于上則力行无度之惡聞於天矣紂之惡如以天安得而命我以伐之哉

意 湯若士云引古語只重凶人二句古人泛說為善亦泛說凡戒分之所當為人道之所當及者皆是或以吉人說君言而為善又援下用賢去惡兼欲仁民未請非是蓋古語只是泛言吉人為善初无以等意而武王特引以發力行无度句力行无度正所云為不善而惟日不足者也播弄三句正无度之害大臣下化之三句是惡染于人无辜二句是惡聞于天○王字太曰惟曰者功之无聞不足者心之无穷不足宜對有衆相形言吉人平日為善已有餘而惟日不足下凶人亦大朋家是必勢相依以利相附作此是勢在彼思以傾之利在彼思以奪之也

句與下一句串看大意謂各立朋黨相為仇讐一黨固換上板以誅為仇讐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止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命惟辟奉天有要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朕蓋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

惟受即夫桀有罪天因黜其命矣况今商受之罪又有浮于桀者是故元惡之心以死謂已有天命則不知事天謂敬不足行則不知律已謂祭無益則慢神謂暴無傷則虐民凡此皆受罪之浮于桀者然今日之監視初不任遠惟在彼夏王耳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及民乎是伐商固天意也何也卜所以昭天明夢則精神與天通者也夫憂而未吉固未可以言休卜吉而憂不吉亦不可以言憂也今我昔也師之時曾得吉卜矣及今伐商之日又得夢之吉是朕夢協朕之卜重有休祥之應事雖未形而机已先露吾知于戈一揮而凶殘遂取戎商其克矣

意 申理泉云惟受句提起下六句正是罪浮于桀之事厥監三句是即天之亡桀而斷天必亡受朕夢三句又以休徵驗之知伐商有又克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狗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曰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故曰伯諸侯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凶人為善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耜耜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為讐相滅無辜顯天穢德彰聞惟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无法度

之事播放也聖聖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毫

孫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

醉怒也肆縱也臣丁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為仇讐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

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止呂氏曰

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命惟辟奉天有要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朕蓋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

旁朕朕卜饒于休祥戎商必克 馮過剝落喪

國為喪元 微子也諫輔比于也謂已有天

命如登 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之理○茅鹿門云四謂字要着善惡之上辟不專于言實垂行說去
齊眾先施泛言老成人而謂其元良賊虐諫輔則雖親者不恤不惟不
知事夫且以天為不足事不惟不知行敬且以敬為不足行以祭無益
豈但不祭而已以暴死傷豈但為暴而已以皆罪于桀桀處焉上字
武王自指言今日當益成湯伐身之率此殷鑒不同又民以除殘去暴
言其皆未定之辟天意又克在朕夢二句上見卜在前夢在后勿平看
又及動其戎故曰戎商

字有即夫觀之天意固有及克之理而况人事又有及者乎蓋周莫大
寡皆忠肝又膽有恒上撥亂之才其忠之可恃乎商之孫子其鹿不
億豈曰非親乃凶人醜類死一能人不如予事散周召之徒拯弱暴有
康濟四海之仁親其如仁之可恃乎是驗之人事又有及克之理矣

意此即馬上說以忠美二字對策觀二字看何見德園云通即勿作
兩平看諸說俱以甲不如忠觀不如美立股非是蓋仁人即亂臣表
人即周親以其能克亂曰亂臣以其除殘暴曰仁人把下二句作承上
二句首何等受頭須知周親三仁不在內心德二字勿平德即心之所
存者以此即合一即作文更立格局不可反以上以天意人事中對細
玩之從此說甚好

天視即夫人事又克易見也乃若天意又克非商度也亦視諸民心而可
之視以為視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民心之鑑別即天意之簡闊也無
所不聞者天之听也然非直有耳以听之也亦惟自我民之听以為所
是者是之所非者非之民心之洞察即天意之孔昭也天意不外民心如
此矣百姓皆曾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極已于水火之中則天意可知
於此而不往正則下不能慰民之心是即上不能順天之意矣惟約之

亦付所嘗言者蓋親也其所蓋視初不在遠
有夏多罪天既命湯然其命矣今紂及罪天
其以我父民乎釐重也言我之夢我之下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
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乱曰乱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闞天散宜生
南宮适其一文毋孔子曰有嬖人焉九人而
已對待諷以為子元臣毋之義蓋邑姜也九
人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
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民視
天聽自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天聽自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天視自民視
天聽自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天視自民視
天聽自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刑去免乎朕今日伐商之勢勢平其又往矣

意申理泉曰天視二句泛論以紂下三句意上說听屬天下視听屬民
典耳全屬天不同天視所以福善禍淫善民視所以好善惡且其
百姓二句是緣民情而祭天意又往內合上二意講如云用忠良之
助以益人心成又民之功以答天休也

我武即表已伐商之功也去今日此率非有利天下之心也我武惟
利及四海子以建永清之烈于以成未集之勛而後伐之功因以張大焉
耳夫湯之伐要在允殖兆民无利天下之心也今我之伐商在水清四海
亦无利天下之心也其除暴救民之功亦特繼湯而有光矣爾將士可不
勉哉

意通節只說今日伐商心事典湯弔伐一般非謂于湯也有光句承
我伐用張張

最哉即征伐之事不夫不賴不將士之助不將士其勉之戰天下之事
寧批心以為非我所敵而端上焉有不勝之慮可也所以去若蓋以商民
畏紂之虐而己焉若若謂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將士其可忽之而
不敬乎故又言惜以勉之曰事成于同而敗于異况征伐之間而可立異
乎故又言恐其志莫以吊伐之通而一以克商為德同竭志慮以繫弔伐
之謀而一以克商為心于以克商取彼凶殘之功使民心之樂于前者
口也沐長治之休如角之崩于昔者自與獲安之慶可也

往過廣韻曰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
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
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
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極已於
水火也如湯東而而征西矣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優于
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
八也凶
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
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
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
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
於已者武之事實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
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
哉最哉天子聞或無畏豈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履厥用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皇皇集注

周書

意 魏晉書云首二句成勉事百姓二句原當恨之由嗚呼以下重言
之詞乃一德一心二句在上或三句惟克句在上百姓二句崩崩
伏其罪日朝不謀夕之勢德典心主吊伐說厥功指取凶殘言永世就
民命說承立功表言向無德上朝不及夕而無以聊生于世矣今則轉
危為安永保無虞惟克字用力勿作效看○杜靜堂云勗數語固不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前倖勝敵之心亦不以群臣同心同德而忘一
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慎也如此一說若前句作人心
望救之切看只云今百姓畏商之德懼上乎不能自保一旦聞周之伐
商皆惟忻感戴降首至地以迎王師有若朋推其頭爾然

時厥即 時厥即戊午之明日將楚商郊戰期以自矣王以為器賊不整士氣不
精不免有臨期之候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巡其器械視其
士卒然後乃以討罪之意與夫輔君之功告周之基與夫勝商之故明誓
衆士而告之

意 璠泉云巡者巡視其部伍器械中篇狗師不同上曰狗師所以採
安衆志也必曰大巡所以廣衆心也蓋是時戰期將至故先巡六
師而後發誓也

我西即 此下正誓師之詞也王曰嗚呼我西士君子凡此征者欲知討之
信之理昭著于日用之間而為人之所共知共見何至顯也且謂屬于父
子義屬于君臣序別信屬于夫婦兄弟朋友一倫一物截然不紊其類又
何彰也是道也即所謂五常之道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不以此為重者
今商王受乃褻侮而侮慢之惟其心狎侮之故于五常之道荒廢愈備
之而不行玩忽不敬行之而不詳上言自絕于天雖震怒而不恤下言結

怨於民 雖疾仇而不顧其得罪於天八如以信不容不伐也
意 黃自玄云天有顯道二句言言是下君當奉天修五事也五事即道
敬天道柔以致自絕于天而因以結怨于民也二句不可平註結有非
一之謂言取怨之事非一端民怨之深而不可解○子九曰謂之顯道
則已萬人但其原出于天故謂之天之顯道言其全體類即道之散
殊皆顯是昭著不可掩彰是分析不可消二句一互狎侮就心上言狎
謂不尊其首侮謂不敬其道

斯朝即 自絕結怨之實何如對見冬月朝涉水之人謂其胫耐寒而視
斯朝即之其人如比干強諫謂其心有七竅剖而視之大作刑威以殺戮
為事毒病四海之人如和小人所當斥逐者則尊信而不違師保重臣所
當叙敘者則放黜而不用先王之法所當遵守者則屏棄而不由忠正之
士所當親近者則囚奴而不任郊社所以祭天地之禮也廢之而不修宗
廟所以奉祖先之主也棄之而不享惟作奇技淫巧之事如膏火炮烙之
刑以悅婦人如已而求其惟心以皆理之甚所以結怨於民而自絕
于天者也故天不順其所為而斷然降以喪亡之禍爾衆士其致上勉力
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可也

意 俞濠泉云此即合下一節當串看自絕結怨總見之不可依日說分
自絕結怨者自斯朝涉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分貼此
正結怨于民即所以自絕于天也至上帝弗順而降時喪是天亦從而
絕之矣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胫耐寒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永世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
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
商民畏紂之虐懼人若朋推其頭爾然言人
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
永世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
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
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
也

王曰嗚呼我西士君子天有顯道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

結怨于民 夫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與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
無所敬畏上有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非一之謂下又有 斯朝涉之胫剖人之心
絕結怨之實也

你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你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致我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斯朝略反痛奇鋪
○斯朝也孔氏曰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胫耐寒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胫耐寒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古節古人不云乎民之為合何當君而既我則戮以為后虐我則疾以
安河以為君也古人又不云乎欲立人之德供之大有成就則當務其滋
長多方以誘掖之而德斯進矣即此言觀之則射為汝世雖言正年惡之本
任所當去者也故戎大以尔衆士殄絕穢滅汝之世仇而除惡之本也尔
衆士其庶允倍揚威武備行殺敵之果致果之衆以成汝君吊伐之功可
也若去迪果殺而功多則宜其當宗階陟秩有所及加如不迪果殺而
无功則有顯戮肆諸市朝以示衆庶夫當罰之衆如此汝將士何不勉力
以輔戎哉

意項宏池云上節言受惡已不以節意重在勉將士用命上惟說分上
節為自絕之實此節為結怨之實甚謬而引古語上一引只知得下
面引古語中又各以上句起下句重在作威即上斬涉至悅婦人
其事乃神侮五常处世世云者射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非
止一身仇也果殺二字相連果殺故死畏避也殺必行死中止也敢于
殺敵又行其果敢以致其敵也迪者望其志而奮其勇也下設當罰无
非欲其果殺之意也俞濠泉云此節正見將士所以當殺之意尔尚
迪果殺可正益殺也登乃辟句正意奉于一人上謂之恭行天罰則順
天之師矣此謂之殄殲乃仇則益人之師矣

紂膏銅柱下加炭今有罪者行輒墮灰中短
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
言紂於茲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效逐之屏棄
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
意汚穢之行悖乱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
廷喪亡也尔衆士其勉力不
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
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高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天言天
舍已絕人心已去
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
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

嗚呼即此文考盛德以斷周家有又思之理也嗚呼當商之季桀惡昏
昏諸侯皆地醜德齊孰有去明其德乎惟我文考以純粹之德而
孫輝于政治煥乎若日月之大明中天昭昭万国若故遠而四方而德
則光之汝培通化南國化行若依被于日月昭昭中也近而西土而德
則顯焉爾雖有歌麟趾有咏若瞻依于日月昭昭中也文考之德之盛知
此矣天命人心之所歸也是以多方之大惟我周誕受之至世所滿藉者
有文考之德以為之地則天命人心自不能舍之而他適矣

意湛其泉云首三句一直意德純於用光輝說如本諸身而達諸政事
是已光顯就及人上見之此三句承日月未不作昭昭之字誕受就
德上見出乃決文考之德足以造周非已然事武王特挾理言之耳
王方麓云大凡言德尤皆自身心性情言以禮樂政教言者非是兩惟
字一見盛德非人所去及一見大業非人所去與光字廣而淺顯字快
而深誕受當主武王時言之非謂文考也
予克即夫造周固本于文考而勝商亦本于文考使我戎衣一着而收大
定之功則予之克受而有以多方矣非予之武足以強敵敵而屈
人兵也實我文考克罪其德足以得天得民所致焉使牧野一會而大事
有所不濟則受能克予而失此多方矣非朕文考有罪不為天所與民所

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
百姓是乃尔之丑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
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
衆士而殄絕穢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
殺敵為致果為殺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
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
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
肆諸市朝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昭臨光
以示衆庶

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
月照
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君
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安天命人
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師之末款息而誓之

歸也惟予小子无良不能振揚先列之所致焉然則我周之有天下非賴
此又考之德而何哉

意沈大中云據見文考之德足以得天下意今日之後所以承文考之
德故克則文考之德不克則予小子之外无良或行師制敵說即不
武之末須補而集而凡以為多方受之驗不幸而事不集則文
考昭臨之德亦无所損也然則我周之有天下非文考之德而何重氏
周白三篇三數射之患亦舒万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
之戰而天下已无商矣此下深明文考之德足以勝商不重臨事而
上焉

篇意分作二段首四節乃武王整肅軍容之事內所誓也后六節乃武
王受更令之詞為成功也

時甲即武王誓衆而先肅已之容以致其慰勞之辭也謂當甲子昧
肅已之容則无以辨命王左杖黃金所飾之鉞以為軍中之儀容右秉白
旄之旗以為軍中之指麾又以不慰人之情无以使人听命乃慰勞之曰
爾之從事于征自西土至于商郊其行役亦遠矣嗟矣西土之人哉夫既
肅已之容而又慰人之勞然後誓衆焉

意頌經九云左杖二句肅已之容以戒其誓衆之儀正典稱戈即肅人
之容對者歎矣句是慰衆之勞而啟其听誓之心也三句不可平誠
以克敵挾則使人觀之而思所誓衆以示人秉則使人見之而知所統
口雅泉曰既曰昧爽又曰朝有蓋以昧爽自河北波行平旦至于牧野
不則云昧爽至于商郊而何為重復用字耶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
商郊牧野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

嗟尔即女等望受徒征之人而欲其審于听誓也曰嗟尔之徒我征者以
親言之有友和焉以尊言之有家君焉以御事言之有治徒庶之
政令而為司徒焉有治軍旅之器械而為司馬焉有治國之治者焉有
司空焉三卿之外有曰亞而輔之治者焉有曰旅而分卿之治者焉有
厥出入之防而為師氏焉有為千夫之長者焉有為百夫之長者焉皆
中國之臣從事于鋒鏑者也

意頌經九云友和家君國之君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三卿要職用其
其人不以多寡但輔叙好就是也其詳見曰泰誓但言友和家君而
此則及其臣司徒以下武王之三千人也泰誓曰我御事其士而此
則歷其官勉以同心決戰故特詳焉三卿以下我御事也依以下我
庶士也

及庸即女等望受徒征之人而欲其審于听誓也彼居江漢之南而與岷峨之險
至于土地接駁成之覺者為微也而靈而帶巴蜀之饒者非曰微曰微事
之區者有微也而漢江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
爭大之儀有事則受其功而赴從征之文其可不听我之誓乎
意及字人字要玩及者我為主也人者微詞也八國俱西南之夷文王
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未助之唯泉曰八國皆夷狄之國故不
與交和並其你人亦春秋書人意也或者君臣在國而但以其師從
征于天子上下分望受徒征武成固不卒伴意

文考無罪受九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
周之不敬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
為之王蓋者聖人
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
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
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秋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二月四日也昧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
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
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儀釐非
右子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發多陳

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甲
味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
逖也以其行役
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御事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百夫百夫

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
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
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
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
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武大夫是也旅者卿
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統周禮師氏
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 及庸蜀彭

微盧彭濮人 羌驅羊反繫吳侯反○左傳庸
典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
羌在西蜀彭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
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

及庸即女等望受徒征之人而欲其審于听誓也彼居江漢之南而與岷峨之險
至于土地接駁成之覺者為微也而靈而帶巴蜀之饒者非曰微曰微事
之區者有微也而漢江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漢之南
爭大之儀有事則受其功而赴從征之文其可不听我之誓乎
意及字人字要玩及者我為主也人者微詞也八國俱西南之夷文王
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未助之唯泉曰八國皆夷狄之國故不
與交和並其你人亦春秋書人意也或者君臣在國而但以其師從
征于天子上下分望受徒征武成固不卒伴意

爾即九爾華夷之臣今將從事于戰也而不可各肅其軍容也哉彼文
者也司干皆則並之干以周其捍護之具予所以克敵者也司干者則
道爾之矛以輝其交接之鋒夫器誠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听我之誓
命予其誓之以為爾听焉

意 戈短兵之長兵用兵者長短相間長以制遠短以制近皆所以敵人
于指也所以備自衛之立之比之所以肅軍容而作士氣使之肅然
以听誓命也誓字誓前乃誓也即下文伐商之意行師之律乃誓師決
勝之詞

王曰即此下誓師之詞先以古語起之將以發紂之惡也正曰我聞古人
曰反常即上天降災之兆也家道寧保其不索乎

意 迂雅堂云引古語牝雞司晨之理不於則家及索見婦人無預政
之理不於則國及亡○焦循曰雞之牝也晨而鳴則道也牝
雞無司晨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三句俱古語

今商即此承上而言正以紂之惡也古人之言規之則婦人決不
口惟婦言是用故心志盡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受以昏亂并所
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是謂不敬其所并矣昆弟先王之德也受以昏亂并
其王父之弟與同母之弟而不以道處之不能愛其所親天廢宗廟之
禮无宗廟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崇是長而害宗廟之定信是使
而委任之是用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以發究于商邑定其惑于
其容已乎

意 此即此重婦言夏用一句昏并以下皆惑于婦言用婦言以干預
朝政即此婦言廢祀并親比佞害民皆由婦言而然即家索王父二
字相連弟字上去王父弟是同祖弟上弟是同母弟也不答不地
二句皆曰昏并見紂皆由昏亂而致也且索是長與之以位也位大曰
崇位小曰表其信是使任之以事也內事曰信外事曰使

今予即此戒將士以輕進也夫商罪如此乃天罰所及加也今予發惟躬
行上天之罰今日伐商之事坐作進退近不過于六步遠不過于
七步乃止而致其齊翕然而進者亦翕然而止三軍之足如出一人焉
可也將士勉哉無輕進也

意 王方麓云今予發一句承上未今日之事頭下六步七步足法也六
步七步之法也玩不愆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按語分明
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猶息相顧此所以為制也
兵也○呂氏曰大司馬之法伍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法使其部
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
如一人○程泉曰今日指甲子昧爽臨陣之日乃止齊非止以而不進
乃止齊而欲進也

不愆即此戒將士以倉殺也蓋攻殺擊刺有制存焉于兵刃既交之際
不敢旁之以力也少不于四伐五伐多不過於六伐七伐乃止
而至其齊合三軍之手如出一人焉可也勉哉將士毋貪也

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
若上文所言友邦家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
也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予誓 稱舉文戰
于指亦

戰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
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
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
氣精明然後能听誓命 王曰古人何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
雞而晨則陰
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
將言紂維嬖言是用故先發以 今商王受惟

嬖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
毋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

以發究于商邑 嬖房生反○肆陳春報也婦
如已也列女傳云紂行酒淫
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
惟姐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
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本
第先王之徹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
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
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
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發究于商邑蓋紂惑
於姐已之嬖背常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大夫勗哉愆過勗勉也步
進趨也齊人整
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矣
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六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勉

不愆于六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勉

意方明咨云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用四則不用五用七則不用六非其用也如四伐尚止而者則止用四伐余皆然

尚桓即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然用兵固以制為先而尤以武勇商知之地惟取彼凶殘而已苟商能奔走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後我西土之人焉勉哉將士其武勇是勉而殺降是戒可也

意 孫毅所云首三句是慮其意制而拘束故喻以如熊羆之勇又慮他過于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勉武勇戒殺降只之一意戒殺降而而防之亦武勇中事若分作又事與后下註謂不勉於前三者句有次矣如虎一旬正狀桓七二句

爾介口夫戒輕進也戒貪殺也戒武勇也此三者爾衆士之所當勉者也

意 周禮云前云天子勗哉又兩云勗哉夫子友朕成文致叮嚀戒勉之辭

意 自一月壬辰至無作神蓋記初伐紂事此大誓以刑事也自受自此以下俱紂言以後事哉生明即記紂言自克商之事諸侯受命為一由神則廟為一事皆詳至為一事未則武王政治本末共為一書全

一 為次第詳可見者

惟 昔商紂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武王不得不與吊伐之師矣而與師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于征伐商蓋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武王蓋不肖已而為之者也

意 孫毅曰步行曰輦步輦謂以人挽車不駕馬也征者往正其非見其非利天下伐者非致討見非无名之師○三代正朔不同皆以寅月建數一月者建寅之月也

厥 即此記武王勝商歸獸之事也當四月哉生明之日商紂既誅矣武王來自商至于豐鎬果何所急哉誠以既定紂亂固類於武而之牛向固有事於商知而用之矣今天下已無商矣馬與牛皆為用故於馬則歸之於牛山之陽牛則放之於桃林之野大馬歸而牛於非故牛馬之肉其所也蓋以昭示天下之人使知自今以始與民休息無復事乎馬手為也足馬牛一歸而偃武之意昭於天下矣武之偃即文之修而一特文心之精於此乎在天軌謂以兵得天下果聖人之得已哉

意 林燕宇曰武王以一月三日起行二月四日勝紂四月三日歸金豐其比天下易矣而歸周伏何為哉乃偃武而修文焉偃武修文一直歸馬三句正是偃武偃武便是修文修文不又皆實自武事外皆是下奉祭祀諸諸侯列爵分土特事正修文之事馬用之戰陣者牛用之儀中者也

也上言天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及文以致其丁寧勗勉之意下做此尚桓桓如虎如羆如熊如羆于商郊弗牙克奔以

後西土勗哉夫子 桓威武貌貌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此也

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爾哉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湯誓語相表裏真醒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

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群臣告

武成二字遂以名 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

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

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其朔也周

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厥四月哉生

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生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始

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豈水之上周先王

下未即此祀神之事也武王既觀臣矣乃行祭告之禮以為伐商之事
祀於周之祖而後稷以下文考以上同一享獻而以克敵之事告焉斯時
也而而却而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豆邊以供祭祀之役則祀內神之禮
幸矣又以伐商之昔固未助於神祇矣今四海未清可不祭告乎於
是乘庚戌之日燔柴以祭天望秩以祀山川而大告武功之成焉則祀外
神之禮矣

意 馮其區云萃群臣以祭告武功之成祀廟駿奔之日此為何事也而
河不告武成乎祭望告成之地此為何所也而併后敢不駿奔乎和
周而不言言武成望望不言助祭望望見之也以此武功得天下故曰
告武成越三日而後祭望望者致齊三日也

既生即此祀神之事也夫商命既黜周命維新故既生魄之十六日也
既生即此祀神之事也夫商命既黜周命維新故既生魄之十六日也
王自來請命蓋欲執圭分符臣服于周而為周家所統馭也

意 九曰庶邦家君以天下諸侯言故又四月十六日而後有至者蓋
謂武王勝紂皆與卿大夫率取來朝以受武王之命若西土友邦不
非是受命者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自來請命為周臣子周宰封饗
非指錫京受周命則不復受商命着二周字宜玩

王君曰嗚呼群后我周之有天下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
而周公又曰庶民富庶以篤厚前人之烈烈猶未也治我古公大王有
德澤於天下九世之後而王者之迹于足乎肇基矣再傳而至王季又
能積功累仁以勤勞王家之業然建之篤之基之勤之勳雖大矣王業從
未成也及我文考承累世締造之餘而能成前人之未為之大成功何如
彼天命人心王業之本也文王則大受天命而尊為西伯自當得專行伐
之權威德並著以旣安方夏之民故當時之大加素以力而自強今則畏
其制服之力而不敢肆言小邦素以德而望人今則懷其扶植之德而
以自立所謂克成厥勳者如以情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非我文考之德
不足以受天下之禪當時沈沈紂患之能改而以服事殷之心終未忘耳若
至於今日之事勢則有不容已者予小子所以承前人之業而集
成今日之大統也是知我周之興積於累世成於文考而終於今日猶集
締造亦云艱且勤矣則王業之成夫豈偶然之成哉

意 仁瑗山云以修說者誤以周家口四祖到文王大統未集予小子承
之却是文王已有伐商之志不遂而承之以伐商也此固非文王之
心亦豈武王之心哉以宜云我周自四祖積業及文王身成厥勳是
特為西伯九年沈沈紂之能改不敢取商大統未集而其志惟欲安天
下者予小子承其安天下之志亦无利商之心也特以紂惡蓋其天命
伐之有不客已者帶下文接去云云克成句克字重看勳見成侯國之
勳指上四祖而言克成日盡下誦高至不德止克成勳之實克成知
云增蓋其王時之基開大乎勳王之清焉勿者下焉而益光建印者于
焉而武廟也天年只足上天眷顧之命不可指西伯為唐天命蓋文為
西伯也征則周家之勢日隆盛雖未即有天下而可及得天下之理方
矣即足天下不可專指西土安天下之志即托方夏之謂非謂欲伐商

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祭記

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中
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鹿皮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此
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刻句

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 駿亦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
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却而遠而侯
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
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
武成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魄厥

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
諸侯及百官皆於

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
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君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我考大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禦之憂
大邦畏其方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予小子其承厥志 群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
王追善之也后稷始封於

即故曰建邦啟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
能循后稷之業入公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
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
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
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勳切太受天命以
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
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

也人川二句承上末大印畏威如截黎伐密是也小印懷德如昆夷虞
成之自我述之其由未漸矣非有大取廢命之心也○建邦格主直說
印以侯言言七以七地人民言去知居岐而從者如歸市得民自大王
始故曰管基王所克明克類而王以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
折方有公成德意其如禁亂誅暴發政施仁之類

底商即此証伐告神之詞也謂武王固與師以伐商矣然不備教有商
而罪以告天神地祇焉及王師之已出京師也則及數商罪以告于所
名山大山焉其告神之祝詞曰我周王本為有道之令主則我周國安為
有道之曾孫將有大正于商以濟兆民事未幸而世勢不容已今商
王受居人君之位無人君之道于天物則暴殄之于烝民則害之為天
下通逃罪人之主乃惡為之咸聚如魚之聚淵歟之聚也夫內外无道
之罪如以帝命逐之此予所以不敢不正之也然則惡商常正无資
人以成功予小子既得仁人如十乱皆為之輔佐故敢承上帝之命以遏
絕无道之乱謀使不復為蒸民害焉斯時也內而聖賢外而聖賢或大令
孟津或受成均束罔不率從于征伐者而人心之不應如此也

意杜靜臺云此記師未出時告天地及出時又告山川告神非一日
而告詞則一曰以下乃告神之詞有道对无道有商工受以下至萃
淵數正比底商之罪而推大正商之由予小子至乱零是正商之意暴
殄天物知酒池肉林之類害震承民知有痛四仰之類為道逃主如崇
信彘田比泥非人之類收守重者乱者皆上暴殄非聖賢所友邦家
君之為董新皆于蜀八國率伴者同以吊伐為心而罔不歸附也予小
子至率伴一直未言得仁人以奉天討而人心大應如此不可以順天
應人乎看此下至无作神蓋皆告神之詞合為一前中即是告神以

伐商后半即是新神以勝商○一說既獲仁人謂仁人乃神知人成越
天非悅者也仁人既得則知商又亡周又與而助奉天討以遏乱累矣

恭天即予之承志何如彼黜商之命文王既誕膺天德未成也今商罪
大盈天討及加乃一成而不可易也我惟敬承天之成命而不取
虛報焉是以東征一率取彼凶殘予以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路之於惟席
之上惟將士女喜周之樂莫不備也蓋其受命之幣以明我周王有吊伐
罪之德焉與非周之有財於民而民之有私於周也良由天眷我周之休
德動於冥土之中若阴以號召之故士女之民用歸附我大邑周而安遺
德德自有不容已矣是知歸周者民也而所以歸周者其民也天也我周
之有天下者人也而所以有天下者非人也天也何容心於其間哉
意沈惟權云承上承厥志而言東征二句正是承上承其字際承上句
言奉天伐暴以安民也德即吊伐之德昭字在承即上見天休二句
推原說以上乃伐商而得人心之意此二句乃原其出于天也即重天
意上用附句應轉筆脈云黃二句歸附即承也附字即僅昭德之
事上言先德有自以言天意有在皆所以輯服人心

言至集注

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
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蓋
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
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

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

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通逃主萃淵

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之命以遏

亂亂略

華鳥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上社也句龍
為后社周禮大祝云王
過大山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
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以道華涉河也曰者
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
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

正及下聚也紂於物害民為天下通逃罪人之
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
大公周召之徒謀格格也俾借謂曰從也仁
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
華夏外而蠻貊罔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扁周
在又王之世周召周氏懿親不可謂之獲也
蓋仁人自商而來者過謂獲者得之云爾即
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有外來也不然經傳
豈無傳乎○以當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

在干征伐商之下

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秋大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
端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
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
篚盛且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
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
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

用書六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惟爾即此武工求助於神而及伐商之也然伐商之聖固有賴於多

商奉禮云首四句是祈神之詞下是伐商之即次與定商之規模俟
天休命皆謂師自至而伐克之則討之天命絕下以時周之天角
吳于時武工固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作勝之心甲子至漂
是休命之至天定首句是凶殘以取而天下安于老事非是一統意
詳箕子至四海皆反政由田之實釋其子三句是及商之焚多囚奴者
而由其腹

地之德也○以當
在其承厥志之下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
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及商政政
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啓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先叶及○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爾與商
郊雍容不迫以待討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
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討所
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

列爵即此武王政治之本末也武王當定討亂之後正黻黼太平之
之初不容有封建之典也故其列爵則自公而侯而伯而子而男而士而
有爵則有祿其分土則自百里而七十而五十而三十而二十而十而
法即天子昭臨百官之初不容有任人之規也故其建公卿百執事之官
惟求其有德之夫而不肖者不得進焉然有官則有事其位則有政之
事惟求其去之有才而不才者不得任焉官使不有要即五教人紀所係
也則建立師而有明倫之典焉自五教之外惟良喪祭之三事風俗所
關也則設制立法而有品節之詳信又行之于已不可不立也則信其信
凡有施為一本乎至誠之發明其義凡所因革一合乎天理之宜一情一
明信又立矣蓋侯天下皆知詐利之非是而反之故无不願之 俗官賞
加之於人首而不可不行也于人之有德者則尊之以官大其德之典
於人之有功者則報之以賞隆其錫予之恩一崇一報而官賞行矣蓋侯
人臣皆知功德之獲報而趨之故无不功之善武王經理天下其法甚備
如此由是而享盛治也夫何為哉惟垂衣拱手端居於穆清之上而天下
自順治矣夫治法詳於有為而治化享於無為周家太平之治也有以哉
此二句是施于天下者曰惟三推五定其寺而不越也官如公卿大

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及攻其在
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
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奴於勢
而不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棄攬
投隙奮其怨怒友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
亦足以見紂積惡於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
兵則蓋不待血刃也以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
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
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
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
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賤窮賤之澤及
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
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
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
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
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以當在罔不
率俾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賚位事惟

書經集傳

列爵惟五分土

大甲如礼案刑政以二句是施于国中者曰惟矣惟能受其異而不濫也重四惟字註中有法有要正在惟上見建官二句分言之以别才德者四李校明礼文謹序之教而不忽也重三事者分田制里之有法惟者言五教之外惟重以而已信义就武王身上說德功就臣下所建立以取者言信其信使天下不趋于詐明其义使天下不趋于利崇德使人知尚矣报功使人知劝忠垂拱句忽承上說垂拱二字見武王文德雍容之氣象典竟舜揖遜之氣象相似天下治忽括上意○素了九云惇信犹云積誠也謂心所存主者真実无妄而念亡皆信有以深结乎民而民亦无不相孚为信者乃为惇信明义犹云布公道也謂事所設施者正大无私而事亡皆义有以布昭乎民而民亦无不相观为义者乃为明义德是已在位而益修其德崇者因德而进官也功是已位事而益著其功报者论功而行赏也功德與夫能不同夫能以未用之人言重始進也功德自已用之人言勉后效也

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登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上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脩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後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三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解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
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辜淵戮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過亂略華夏蠢翳
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此民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發多陳于商

刻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及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閭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齊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備文婦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家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事遷越三日車成此節李
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考文王克成厥勳誕獲異
畀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成厥志恭天成
命歸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
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登信明義崇德報垂

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子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考考定諸家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族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舍以助祭乃以下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族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成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徒承天承命以下三十四字屬於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

惟十即此史臣之詞也武王惟十有三祀正即位之物也他務未遑乃以道者治天下之具也箕子身斷首之傳也遂就其居而訪之蓋敬得其天道之蘊奧而為君道之設施也夫以是年而即位即以是年而訪道可見聖人急于求道不以治天下為已樂而以治天下為已憂也

意言字尚云祀字意輕重在訪道上此時箕子之囚既釋而因為臣僕之士然不諭也武王知此志不可屈而道所當師也故不與此務急于訪問可知所先務矣史錄其問答而為一篇一書記表箕子不臣周之高志一書記表武王能下妻之盛心

乃言即此武王訪道之意也王乃曰嗚呼箕子斯民之生大而綱常倫理之中豈可以安定其民力之輔相焉而扶持引掖使之各止其所也為之保合焉而繫屬焉遂使之各奠其居也天之安定乎民者如此夫是居止之理且下人心則為重焉由于人身則為人倫而曰相曰協天固有以故其叙之七端莫不有惟之道存乎我而所以叙之七道得非我之所當知者乎今我也居代天理物之責而未知經綸大經之原抑不知體之所宜而用之所以行者何如也予蓋為我言之

意顧陸云重其問者為天道唯名意惟天二句一直說明隆句虛相協即明隆之實民各有止本无待于相而質紐則易偏民同一止本无待于協而質湯則易窮此二字亦要串聯互金重綱常禮却亦不實言動事物最倫即是嚴居大抵武王之問非問天道問治道也其子之

王革命之初撫有區矣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體勸之意略如湯誥之又不應但止而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益以成篇欵今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后武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子爵也○獲氏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后武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子爵也○獲氏

答非答以大道亦答治道也說者徒泥本文一其字以為但指天道說不知新其文意則下有我字矣對上天字言天理定乎民而輔相之以保合乎乎止身天叙天秩而彝倫已叙于生民之初矣我將輔相天道以左右乎民者知其所叙之七道何如但無以承天而治人矣如此方得武王求治道之意不然上既曰陰陽相協則天道已非不知者倫又問曰我不知○委乃曰上就天言輕道下就君言重者上重相協字不重教居字下重教字不重天倫字相輔之既不偏協者合之既不

箕子即此下其箕子武王之辟也箕子乃言曰王欲知彝倫之所由叙時其水之患使繫心之繫乃隱塞洪水而使其性水之一行不順而餘四行但垂汨亂陳列其五行故帝乃震發道不戾于天龜不出下洛洪範九疇不異于繫由是無以綱維世道扶植人紀此其所以叙也然則必死矣禹乃繼繫而只順水之性底天地下平成運塞者有順道之功曰陳者有孔修之利而震怒之威轉而為眷頌之休矣故天心感德而治龜出焉禹視其显然之象會其顯然之理因其教而第之洋乎治天下之大法並類有九是龜之所負禹之所第而實天有以啟之矣是禹以洪範九疇夫九疇既異則兩階相協之功有以綱維乎世道扶持乎人紀布前四疇而皇極之休以立而彝倫之所以立者任是矣有后四疇而皇極之用以行而彝倫之所以行者在是矣彝倫之叙非九疇之所以叙乎然則九疇之理誠君天下之所宜究心者矣

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不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王乃言曰為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叙又陽職日反相去聲○乃子稱舊也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陽定協合彝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其宜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面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再洪範九疇彝倫敘叙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

不界也殛死句帶下看嗣與凶含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意九疇皆第于禹而曰天賜者龜文之九數既然而致治之大法以寓禹第其疇而實天啟其象也○杜靜臺曰教只自繫身俾理傷教言不可說天下之民之弄倫皆敗也叙只在禹次序九疇見象是施之治法以叙天下之弄倫却不可指實在民上構大意是足以綱維乎世道而世道得其治扶持乎人紀而人紀得其理說不致鯀禹當堯舜之世天下之倫豈有不叙豈以繫汨五行而遂數亦宜待禹第疇而后叙哉○吳臨川云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其常道之次序所謂教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其常道之次序所謂序也

初一即此其子述禹所第之疇也試以九疇之綱言之彼龜文之中一二字也禹則以一著數之始也故君之于初而第為五行之疇蓋五行者天之賦性以養乎民陰陽變化醇方物天之道莫大焉人君治天下之事無不由此者也次二則第之以敬用五事之疇蓋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君子人物則相成用德備人之道莫功焉人君欲以成身本有不用乎此者也三則又次之而第為用人八政之疇人君欲厚天下之生何所用哉用乎八政而已位綱陳紀制立法者我之因乎天者也四則又次之第為用人五紀之疇人君欲合昊天之神何所用哉用乎五紀而已察器觀象治曆明時皆天之示夫人者也至若五居中央則次而第之以建

倫敘叙 隄音因汨音骨數音姑○乃言者重其谷也隄塞汨亂陳烈昇與洪大範法疇類數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其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蕭韻奏而鳳像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有六八為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即洛書之數也初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

剛皇極焉蓋人君居天下之中而所以立臣民之准者惟用此皇極而已
次六之數第其時曰用三德人君居世嗣物用此以應天下之德者也
次七之數第其時曰用稽人君居世嗣物用此以斷天下之惑者也
次八之數第其時曰念用庶徵人君居世嗣物用此以斷天下之惑者也
之休咎而證人事之得失所以推天而徵之入者也次九之數而第之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君一身既以德而致福又以無過而免極矣夫
以効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福俟知歸于壑者有又得之上福也以徵天
下之臣民則用此六極俟知歸于壑者有又加之威也禹之因數第時此
其大綱也而治天下之大法備是矣矣論敘謂非此之由哉

意 范光父云通即句上要見數之中平寓時之理禹因而第之配亦不
又以五行生成數相屬只是則書以明時而已曰說多用一位在坎
九位在離時位則文王后天卦位禹時未有也不如用龜書原位於數用
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五行者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
窮人君所以因天道而全民用者莫與為先故以五行配一五事本于
五行故以五事配二身修可達于政故以八政配三政不失時又先術
不遠天故以五紀配四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于此乎樞紐故以
皇極配五三德所以納民于盡者故配六應變之際不致無疑故稽疑
配七金听命于鬼神而不敢自是又考驗之故以庶徵配八曰福極
則善惡之應及于以矣故以是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
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乃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
不言數者乃不數之所由談前四疇所以成就皇極者體之所以立
后四疇所以維持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以皇極為主兼君臣民說○
林二泉云一二三四疇數乃龜本然所負之數五行五事等類乃大禹
所第之時曰初曰次者禹次序而第之也九疇五行五事等句俱可將
下意未盡

一五即九疇之目也第一五行之疇何如蓋造化之初不外乎阴阳燥
微故居一燥之燥為火生於陰而成于陽者也天一所生而其體漸者故
居二海陽之釋而為濕之融者非水乎木之為形也實而天一生之故居
三得陰之稱而為燥之疑者非金乎金之為體也固而天四生之故居四
至若阴阳之冲和而為燥濕之融結者非土乎水火資之以生金木賴之
以出而其質最大天五生之故居五焉夫五行之目又有五行之濕水
之性口潤下蓋謂下者所以澤万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火之性
曰炎上炎上者所以燥万物而陽本上燥故又上也木屬於陽上鬱
而發散故其性或曲而盤錯又直而森然善金屬於陰上斂而柔順故其
性或燥煉而皆從又器仗而可革焉至於土之德則不惟能辟生五谷而
又能成熟五穀也然有五行之濕又有五行之味水性潤下其所成之味
則作鹹也火性炎上其所成之味則作苦也木性曲直其所成之味則作
酸也金性從革其所成之味則作辛也若土之德既盛於稼穡則不鹹不
苦辛非酸而其於是乎作焉蓋其生得五行之冲氣故其味亦得五氣
之冲和凡此皆醞釀于天地之化調劑於阴阳之精初非有待於外者矣
人君順味以利民則皇極建而升倫其有不叙哉

意 焦荷困云一五行是推衍水曰十句是增蓋八疇做此首句畧斷下
以五行之序之靈之味作三一段看一五行一字與上初一字不同
上是洛書之數以是次第之詞一曰水五句須本阴阳燥濕生序微著
說潤下五句重看註中五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出五作字俱是自然
而成不主夏氏煥結既久而味乃成之說○方物庵曰潤以盾言炎以
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於稼
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

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 此九疇之經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
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平
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
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听於天也庶徵者
推天而徵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
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義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
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
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違
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
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
紀皇極之所以建也義之以立德明之以稽

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
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
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
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
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者為漸五行
先後亦以微者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
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
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
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
又工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
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

一五即九疇之目也第一五行之疇何如蓋造化之初不外乎阴阳燥
微故居一燥之燥為火生於陰而成于陽者也天一所生而其體漸者故
居二海陽之釋而為濕之融者非水乎木之為形也實而天一生之故居
三得陰之稱而為燥之疑者非金乎金之為體也固而天四生之故居四
至若阴阳之冲和而為燥濕之融結者非土乎水火資之以生金木賴之
以出而其質最大天五生之故居五焉夫五行之目又有五行之濕水
之性口潤下蓋謂下者所以澤万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火之性
曰炎上炎上者所以燥万物而陽本上燥故又上也木屬於陽上鬱
而發散故其性或曲而盤錯又直而森然善金屬於陰上斂而柔順故其
性或燥煉而皆從又器仗而可革焉至於土之德則不惟能辟生五谷而
又能成熟五穀也然有五行之濕又有五行之味水性潤下其所成之味
則作鹹也火性炎上其所成之味則作苦也木性曲直其所成之味則作
酸也金性從革其所成之味則作辛也若土之德既盛於稼穡則不鹹不
苦辛非酸而其於是乎作焉蓋其生得五行之冲氣故其味亦得五氣
之冲和凡此皆醞釀于天地之化調劑於阴阳之精初非有待於外者矣
人君順味以利民則皇極建而升倫其有不叙哉

二五口五事之目何如彼造化生人精英氣而已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
二五口五事之目何如彼造化生人精英氣而已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故生則有首斯察故二曰言精之疑者為貌上淨水也而

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
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
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
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
也五色有聲色氣味而獨
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
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暴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你肅從你义明你
哲聰你謀睿你聖 睿俞為反○貌言視听思
言揚火也視散木也听收金也思通土也亦
人事發見先後之序人始生則形色且矣既
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听而
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
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
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义哲謀聖者五德之用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三八川八政之精蓋天生物以養民也八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

也肅者嚴整也义者條理也哲者 三八政
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
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
也司空掌上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
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
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
也兵非聖人之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
曰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
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
五星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意此節重協天意示人意輕紀乃網紀之紀非紀載之紀其語意統言

歲一紀也月一紀也余故以星之不動者為經辰天之五星
如是也星辰不又分為二則是六紀矣曆數乃小曆書所以造曆也
註內序字定字正字占步字即所云協也

五皇即此漢皇極之時故首言君民相與之盛見人君當建極也五皇極
皆人心所固有之理也惟皇者以一身居至尊之位當及至極之理人倫
事物之所當大者各極其至足以表以乎天下而祿寔矣極建則惠迪而
血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而福壽康寧好德考終之福不求而集若或
有以欽之矣太皇極之理天下為公而皇極之君尤當造福生民者也則
用敷其福以與庶民隨材而造就敷言以誘掖使民優游於皇極之內共
獲乎福履之緣是獲福重而在民而錫福則在君若或有以與之矣故民感
君之心亦心君之心惟時庶民于汝極大而綱常相與保之而不失小而
事物相與守之而不遺矣夫君建極以與乎民上歸極以與乎君上民相
與之盛如此人君欲叙弄倫于天下者其可不先建極乎

意皇建句重工夫在建字極字蓋至極標準一意建極包綱常倫理言
動事物言有者乃固有之理也敷錫乃君與民保極乃民與君上
彼重曰敷錫曰敷錫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彼若或有以欽之極從于
彼而福隨于彼若或有以與之也用字重看含得語語誘掖意
庶民即此推臣民歸極之由見君不可不建極也然皇極之建誠有不可
皆行心端莊无有同惡相濟之比德者合朝野而共保皇之極也誰標之
範如斯哉良惟皇者握道揆以標庶民而朝野遂德之士守正道以倡意
兆而戶有可封之俗向非皇以極先而若臣若民何以爭趨於極哉
意无淫朋比德皆蕪心與事言作極作已然看作字與建字微有分建
者樹立之胃作則有鼓舞振作提撕激發意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

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及連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

凡厥即此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也然人品不同苟不隨
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敷錫之意而納之于極哉凡厥庶民有智
足以謀事而為有猷者有材足以力事而為有為者有志有所不為而為
有守者此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汝則念之乃方誘掖提撕警發隨其
才而重以造就之也若夫上下之不合于極下之又不流於惡此中人之資
有可道而之極也皇則受之納者同人之愛容之教誨之中隨其才而輕
以造就之也苟此庶民感君念受之恩而懋夫進修之力見於外有安和
之色容止可觀進善激于色矣於於中有好德之言中心有主進善微於
言矣汝於是與之土田給之祿秩俾俯仰之无累但念之受之而已矣
夫民既進善于念受之餘而君又錫福于進善之后將見斯人感甄陶之
仁而激勵自神沐鼓舞之恩而興起又速安和變而為中和好德進而為
成德才猷猷于无忘身心安于无咎神乎机疾勿不奮發與極為一笑
意楊復所云有猷有為有守是中人以上的人不協不離乃是中人念
受錫福總是造就之道而錫福較重未句總承上面未而亦重錫福
上念之者有責成意故為重以造就之受之者但不棄之故為輕以造
就之而康二句即上二等入感念受之恩而進善非便是歸極錫福見
非特念受已也斯字有速音與論語斯未斯和斯同惟字變見與蓋為
一意上好德是會極地位此是歸極地位

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及連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極猶此
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
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
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
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
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
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物之接一言
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
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
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
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
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
之極此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
極君民所以相
此極惟皇作極 淫朋和黨人有位之人比
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

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
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離于外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
民也有
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
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
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離于外
不陷于惡也未合於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
也進之則與典為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
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
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
而有安和之色然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
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
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欽福錫民之

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欽福錫民之

無虞即夫造就庶民之道吾固備言之矣然民之中豈無其德之至微而無其德也造就人臣之道吾雖未及言也大臣之中豈無高明之至尊而為人之所畏者乎苟有一不善焉當其稟祿削其公賦無問其為高明也失功善之心常加于所忽懲惡之心常戒于所畏此皇極之造就無遺所以臣民咸歸于極者也

意此論造就庶民之道不可偏廢其高明特著言無字夫下句其德教所不易及高明德教所不易行以其微而存之是即覆也不知所以懲之是即畏也上句蓋造就庶民之言既畢及此以盡其全也下句蓋造就人臣之言將及先陳此以啟其端也

人之節而為有為此皆可進于極者也又鼓聲振作使能者盡其能為者盡其力為馬由是官使之下皆謂之吉人而賢智奮斤登于至治矣知其有不昌乎然非先有以養之亦何以使之進耶故凡此在官有能為之人又既富之稟祿使俯仰無累而後善其修于行焉則有所賴而從善自輕其歸于極也不難矣苟衣食不給應祿弗繼則其行而和家則是人將踊于罪戾而已能已為首且不可保矣况其進其行而和其富乎此造就人才之要固在于富之也然富之可也富之不得其人不可也苟徒以其在官之故于其無能為不好德之人而亦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而賞不足以功矣其又何行之可蓋耶此又所當戒也

意人指有位之人有能為者要切在位者以見乎政治上替俸字正是造就正人即上人字富之以祿正俸蓋其行方毅上面有督責懲戒意和好是俯仰無累无好德是无去无為○莫中江云首三句言及使人才有益于國凡厥以下論造就之道而及其戒凡厥二句正言及使富之乃為能造就汝弗二句反言不可不富之也干其三句正見為善

者當與之以祿

無偏即此本教言以感動之也夫王者欲納臣民於極固當因材而造就矣然非教言以感動之亦何以鼓天下之趨哉是又于皇極之理一至于至平者无有作好狗一已之私喜又尊王之道一好所當好无有作惡違一已之私怒又尊王之路一惡所當惡其諸事者无偏而不中无党而不公試觀王之道何平也然示人以坦夷也而无党而不公无偏而不中試觀王之道何平也然示人以坦夷也而无党而不公无偏而不中固有以示新民扁極之也矣夫未及其能會而歸之也又從而申之曰王又王道王路皆臣民所自有之極也人惟已私見於事則不知扁宿之地汝又蕩也平皆臣民所自有之極也人惟已私見於事則不知扁宿之地汝又蕩也平上正直之是由則行有扁宿能與極相安矣皇極敷言之訓如此天下臣民即此而振寐之寧不恍然而悟然去而得哉

意此靜臺云正直分首三句是戒之以私次三句是訓之以極末二句是總上意而申之亦功勉之詞非結語也教无字戒之教遵字勉之極之理一也從裁制得宜言曰又從當然不易言曰道從人所共由言曰路就舍弘无外曰蕩也就坦易无私曰平也就經德不回曰正直會者如水之會流与極犹二歸者如水之歸海與極為一○理泉云道文路曰王者見臣民之極由君倡之會極扁極曰有者見固有之極非君与之心之私屬會極事之私屬扁極者蓋已私根于心及待克治方能會極已私但見于事一渾化之即能扁極也注皇極之所由行謂由心而見之於行自善極正大之體上是體段非体用之体会極扁極是會而扁極是一事勿平

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而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于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無虞獨而

畏為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令使皆皆貸才而和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知康誥所謂惟厥正人皆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而仰然後可自

其為善稟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者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后責其善者聖人設教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具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

作好你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破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上廣遠也平上平易也正直不偏和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道遵路會其極也蕩上平上正直歸其極

曰皇即此贊敷言之妙也曰人君以至極之理而敷之為言王以王道王
言而死之皆理也理豈善遠而難行哉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是天下
之常理也即是理而演之皆訓也訓豈淺陋而易窮哉言近指遠為臣民
之範圍是天下之大訓也然可曰皇之訓哉蓋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
極之敷言既純乎理則亦純乎天矣夫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明隆
相協之意不能自显于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孰謂天之訓而猶不能
使人信從耶

意是敷言此是贊敷言之妙合乎天也敷言包上一節彙字本極字
末訓字本言字末于帝句承上變訓兩句當事承註中理出乎天二
句串看訓亦須貼人倫事物上詳

凡厥敷言既與天合矣而其感人之妙何如凡厥庶民於此皇極之
體驗深而天理日融儀刑之而世貞皇露天子建其有極其光固著于上
矣然君之所建者此理民之所會歸者亦此理亦庶幾乎帝道之光夫庶
民至此其所待于君者深哉而頌之不容已矣咸曰我王蓋天子也其徒
敷言以教我者其作民父母乎蓋父母之愛子也訓之方弗納于和今
天子成我松示我極宛去愛而知勞之情矣既是我民父母天下之所共
戴也豈不為天下王乎蓋王者有容物即匹夫梗化王者引為已喜今天
子法我松訓我極巍然克緩厥猷之后矣敷言感人之極如此觀于庶民
而群臣之待于觀感者又可知矣

意此贊敷言之妙感乎人也通節重近光句訓行串天子三句乃頌之
詞本近光末天子之光即皇建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近之
即是會極扁極意天子二字提挈作民二句當串看皆就敷言說若作
兩平則為天下王自是實事何言頌也還重父母句講中須憑民語氣

恭揮先將本文了然後入講末要補臣觀感意

六三節此演三德之味也第六三德之味何如曰正直者美蓋言人君
曰剛克者美威以奪之揚以進之所以治之者利用也乾剛固君德之
所尚故居二焉有曰柔克者美福以予之抑以退之所以治之者利用寬
也柔道固君德所不廢故居三焉此三德之目也其用何如彼平康之世
人皆歸極則用正直之德以治之蓋與天下相安天皇極之中而無事乎
政教也此所以待民俗之常德之經也夫斯世不皆平康也以習俗之偏
有強使弗順能歸極而不故者則威以奪之以剛而克剛也有和柔委順
故歸極而不注者則福以予之以柔而克柔也氣稟之有沉深潛退而
不及於中者則揚以進之以剛而克柔也有高亢明爽而過於中者則抑
以退之以柔而克剛也此所以待民俗之變德之極也正直之用一剛柔
之用四至人之幼民俗于皇極也如此

意王方撥云三德在通變宜民納民于極上首三句列其目就君說
剛克柔克兼政教二意平康二句就氣稟上而教以化之習俗自入成
就習俗上而政以治之沉潛二句就氣稟上而教以化之習俗自入成
氣稟自天定○平康之世就臣民歸極上見民无淫朋人无比德習俗
皆善而无惡氣稟皆中而不偏故用正直恭已南面而不事政教也剛
柔非及奉世皆大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

惟辟即然敷謹三德之用又當操一已之威彼爾上之封車服之錫九可
刑戮之中干戈之用九可以懲天下之惡者所謂威也惟君得以作之而
德自天子出焉
討罪自天子出焉恭以四海貢以九州是玉食之奉也惟君得以享之而
德自天子出焉若夫諸侯大夫之臣亦惟承君之福而已畏君之威而
已受君之食以敬君之事而已何有于作福作威乎食焉夫三德之極如

也合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童蓋詩
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
詠以協其音友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
創其和恩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
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頌和狹小之念
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
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
切典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机而九要
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
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

是彙是訓于帝其訓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
行之言也言人君以極
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
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
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
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元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迄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乎也天子之
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
華也曰君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
而言親之之意訓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
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
也言民而不言人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平康直疆弗友剛克熾爰彙

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直剛柔三德也正者
直剛柔三德也正者
無邪且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
進退之用也疆弗友者強硬弗順者也燮友
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
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
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且無所事乎
矯揉無為而治是也疆弗友剛克以剛克剛

此能操其極而三德之用惟吾所施矣其納天下于皇極也何難哉

意上說應度之治有三此說操治之極惟一比上節高一層蓋三者皆人君之極才不至謹於斯則其極下移亦安能及三德之用以納臣民於極哉三德字重者見自辟之外不少假借曰臣无有足上惟字意言臣不可上僭正見君不可下移也還重君威福泛說得寬至食是四海九州所常貢亦名分所係之大效並言之若罷弗交出至作威則以剛克柔克為威福或亦命題者之意

臣之節此者失權之患也若為君者不能操其極使大夫諸侯之臣替名國者又凶于其國諸侯大夫有位之人固如此用則頗僻而不安其則下民亦因是皆憚憚而踰越其常矣夫人臣階上之患如此君天下者可不操三德之權而使柄柄下授耶

意此其言人臣階上之患見君極火不可下移臣字指諸侯大夫言有字对上无字而字对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統故曰而家而國人用側頗僻句承上二句言乃寸文法勿典下句平○一說人字指小臣言與民對看側頗僻則不但比德憚憚則不但淫朋矣

七稽即此詳稽疑之辨也所謂七稽疑之辨何如彼國有大事不能元規若龜而後著龜妙射福之理又待其人而後傳故又於下遊疑稽曰之至公无私心英天通者則建立為占卜之官以主卜筮之事由是國有大疑乃命之龜以下著以筮庶几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因其吉凶而決其從違矣苟非其人則豈可迎命之以決哉

意二句一氣說下重釋人意犹未卜筮也建立字輕乃舍句是國有疑時而命之伏卜筮也乃字見及得人而后可命之也

曰雨此列卜兆之體也夫卜筮之人固所當重卜筮之體則有不同誠灼之間而其所使之爻其文有滋濕溫潤而曰雨者其尤為水有光明宣

拆間斷絡釋而不疑者曰鋒其兆為金有左右交錯若相勝之意者曰克其兆為土天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使其類應也固可以知吉使其垂錯也亦可以知凶而稽疑于卜者有所準矣

意此即節下節命卜筮之體乃吉凶所由生勿涉用說到吉凶上下貞悔亦然灼爻現兆者用龜之腹骨以火灼之以為兆也蓋故卜之時以火焚柴灼其骨乃擯之以現其所折之文或曲直或大小或明或昧以配夫五行所食之象即火所燒黑然此何以示吉凶但觀事之所應何如耳如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下微矣

曰貞節此占卦之體也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六爻而成卦當其無為于未動之卦則為在內之下爻于既動之卦則為所遇之本體以宰爻以遇方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曰悔者事已過而後形幾已著而後變于卦之不動則為外爻而上體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爻是值以通其變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

意貞悔乃卦非卦名也須兼二註筮卦六爻為六爻又下三爻為內爻為貞上三爻為外爻為悔以不動之一卦分貞悔也因而所動之爻變去再筮又得六爻為一卦則初六爻為貞後六爻之卦為悔此以二卦分貞悔也以貞悔命宜重悔也而以貞悔中各命則宜重高也海宜重之也所觀之卦具一貞悔統而觀之凡卦各一貞悔

凡七節此總推卜筮之用也夫台而言之卦兆有七分而言之則卜有五占用二足果何為哉皆所以杜納人事之過差使不迷于趨避之

也夫爻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潜剛克以剛克

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醇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民所以納天下民

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福威者上推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忒惕德反○頗不喻過也臣而僭上之推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七稽疑建其常其言人臣階上之意如此七稽疑建

平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本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若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絕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之然後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使之下筮也

北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濟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終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為悔左傳蓋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六小吉用二衍忒凡七雨霽蒙驛克貞克也占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五

路也王者所以昭天之明以定人事之吉凶者非準諸此哉

意以即乃是也下之用人事之當然吉凶所由定也符感指人事方

立時即夫卜筮體異而用同如此然何所適從哉彼所擇卜筮之人專以

汝則即夫卜筮之要如此今欲行卜筮何如早故或祭祀或征伐凡近

乃心斷以已志也然已之見有限又謀及卿士庶人參以人之情也無言

如此猶疑之序也而又何以斷之哉伏惟諸君心者日以為可行則朕志先

定矣謀之龜卜從告吉謀之筮卜從告上謀及卿士而卿士無違言及庶

民而庶民皆從則人已幽明合一無間之謂大同則其應何如哉以

言其近神福其謙天助其順身又康強壽而後不夜矣以言其遠則

祚于無窮乎瀛洲未艾子孫逢吉而有裕后之慶矣大同之效其久矣

同如此若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是謂謀問合於神金君臣違

乃吉也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庶民逆是謂謀問合於神金君臣違

乃吉也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庶民逆是謂謀問合於神金君臣違

乃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是謂謀問合於神金君臣違

乃吉也而宰祭則吉作外而宰征伐則凶若人謀從笑而龜筮共違於人則凶

意以下卜筮斷以上為稽疑之序下為稽疑之應大疑指戎祀等事謀

占現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天同足上五句是通乎人已而元二貫

其死而公逢其吉非謂子孫征伐祭祀也康強逢吉或泛其亦可稽疑

以人謀為主神謀為斷故序卜筮于臣民之下決疑以神謀為重人謀

為輕故言卜筮于臣民之先

八庶節 第八庶節之晴何如彼庶徵不外乎陰陽而明陽迭運于五氣故

進明退則舒而成燠明進則陰則陰而成寒木金之屬也至若明陽之吹

扇曰風之為氣貫通乎四氣之中然風雨燠寒風運于天也曰行

一定之候而曰時焉誠伏藏月日之間此五氣之未也迭行並足而无缺

少且各以其叙而應下候物无一之愆期是為五氣之休矣其應何何以

哉吾知和氣薰蒸万物化生庶草之微亦且暢茂條達而遂其曲長之

性矣庶草且然余可知矣

意 說經云首二下開之知五氣之休矣如此未說到人事之徵上徵

五氣之順其時即所謂休徵庶出完則休徵之效也村一節

以四陽五行其未可入五事在內曰時者出是雨有當雨之時其有當

賜之時其句未備者即非一歲中月日內不缺雨不缺賜其句其敘者

兆五九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 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你內吉

你外凶龜筮共違小人用靜吉用凶

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國吉也

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不逆則可

你內不可你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

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平常下謂

動你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筮從龜逆者龜

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太甲卜小事筮傳謂

筮短龜長是也何天子替坊極著

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民則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民則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民則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民則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民則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民則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民則

其叙庶徵者庶徵也唯豐茂所驗者非一

一極節 此言五氣失時之有其害也苟或五氣不順其時不必皆出于極亦凶乎不又皆出于極無也但一之極無而過少焉則陰陽幸而万物不得以化生不亦凶乎此五氣咎微之應也

意 此言對上五者未備三句看上言氣順其時者有其驗此言失其其叙及凶與善無及曰一若身不又五者皆極備極無但有一於此亦足以致凶也

休徵 此言五氣之休咎皆人事所感召也彼未備以叙曰休徵豈休徵無所感之者由五事之得也蓋貌澤水也貌而肅焉則水之德修而水之氣以類應故時雨若言揚火也言而又焉則火之德修而火之氣以類應故時暘若視散木也視而作哲則木之德修而木之氣以類應故時暵若收金也收而作諄則金之德修而金之氣以類應故時寒若思頭上也思而作至則土之德修而土之氣以類應故時風若此所謂休徵也極備極無固曰咎微然豈無所召之者由五事之失也故貌不備則致肆而為狂者及湯故恒雨暵之言不合理則差感而為潛者及充故恒暵之視不明則欲預而不決者及息故恒燠應之听不聰則暗惑而無謀者及迫切故恒其正夢不思不通微則家味而不睦家者心志又約矣故恒風應之以所謂微也蓋和德備于已則和氣應于天人有垂德則天有厚氣乃感應有然之理耳

意 此言休咎之應就在天言以言休咎之由錄說則人事上利害只在時恒二字上曰若者順五事之得而類應之也下曰若者順五事之失而類應之也五行之屬不又過沈然畢竟類應然為多符于其多者論近見申瑤泉亦云此口須知類應但以其理言之其實一事修五事皆修一氣和五氣皆和又拘泥以分為何

玉節 此言君臣之分以首輪也夫五氣之休咎係于人事之得失如之哉而休徵應知五事之得也感而外徵應知五事之失也斯王之所當省也至于卿士惟月焉列台衡而分其主敵其道之消失有與月之利室相閱者則太倉之一月內者固卿士責矣至于師尹惟日焉布政司而分宣王化其道之消失有與日之利害相閱者則夫省之一日內者固師尹責矣君省于前臣隨而省于後古昔明良所為求庸天眷而消變于未形取以故也

意 省字頭卿士師尹君臣隨分以省乃省五事非省歲月日但因歲月所係利害而省人事得夫耳省而時則益勵交修省而失則不忘戒勅注云有係一歲利害就一歲中揭其利害言之如七八月間雨集利也七八月間旱字也余射或雨或旱亦不其大係王省省以歲省乎此若通歲省則卿士師尹無可省月利害如三日雨為霖日利害如暴雨不終朝○賊尊者所理大而要而非无与于小賊卑者所理小而詳而非无与于大此意亦略切重省句

歲節 以五事之得言之誠使于歲月之問雨暘燠寒風皆應乎候而不易其時是休徵也所感何如石谷以時而發奇者也今則氣化齊而生理遂因之而成焉政治以時而與作者也今則五辰既而應續疑因之而明焉俊民用時而動者也今則天地交而夫人出因之而章焉國家視時而安者也今則陰陽和而家道泰因之乎康焉休徵所感其效如以王与卿士師尹於此省之而五事之得可知矣

意 此節重時无易句与五者未備應下四句休徵所感應上庶中著意着字重報時况易未用因也謂因休徵而致然也又字就禮樂法度等事州皆致治感應燠寒風皆應乎候也又字就禮樂法度等事州皆致治感應燠寒風皆應乎候也又字就禮樂法度等事州皆致治感應燠寒風皆應乎候也

作在禮樂法度等事州皆致治感應燠寒風皆應乎候也又字就禮樂法度等事州皆致治感應燠寒風皆應乎候也又字就禮樂法度等事州皆致治感應燠寒風皆應乎候也

本朝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霖屬火霽暘也則屬火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且蓋五行乃數自然之叙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俟然而不可紊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

曰休徵曰肅時 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曰休徵曰肅時 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冕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

儲差豫急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備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天則

外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曰其得則某休徵應其事失則某外徵應則亦固不通而不足盡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

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算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兩陽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

歲月日時無易有穀用成又用明俊民 歲月日三者兩陽燠寒風不

用董家用不寧 歲月日三者兩陽燠寒風不

日月歲時既易有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日月歲三者兩陽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

日月節 此以五事之失言之誠使驗於歲月之間而陽燧寒風之時既
之昏棄而不言乎後民因之以微言乎國家因之不宣容徵所致其害
如以王与卿士師尹於此皆之則五事之失可知矣

意 張洪陽云此與上句之反看時既易即前五恒若應極備極无者
下四句答徵所致應二凶字

庶民節 大王与卿士師尹固當隨分以省驗矣而庶民独无与于省者何
行也星有所謂狂者位乎天之東北而所好則風焉有所謂畢者位乎天
之西南而所好則雨焉星有異好使非日月之常行亦何以遂其好乎以
日之常行言之極南至于牽牛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為夏至日之行有
冬有夏也日之常行言之立冬至從黑道立夏至從赤道月之行有
則則則而多風有以從乎道之好矣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則則則則則
而多雨有以從乎道之好矣夫星有異好又賴日月之常行以從其好則
知民有異欲不賴卿士師尹之常取以從其欲乎能從之則衣食足而
知礼义五事修而休徵應矣有近民之書者可不勉哉

意 謝甘泉云有句提超泛說且勿入數字星有好風二句說星有異
好論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說日月有常變論卿士師尹有常取
口之從星三句說月從星之好論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順本文明將星
講完方說正意在後真氣才而風則土之冲氣以未克土而若好乎風
畢屬金而雨則水之精氣金生水而若好乎雨須知星非真有若猶氣
相感耳日月非真有順從但行度相值耳曰好曰從不過假天道之自
然惟人事之當然而欲近民者之反賊也言日月不言歲者冬夏所以
成歲功論卿士師尹不及王者卿士師尹所以成君之治也

此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
於大也各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夏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震乎上猶星之

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
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
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
東至角西至參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
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
西赤道二出黃道東黃道為九行也日極
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
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參則為春秋分月
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
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夏風月
行西道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

六五節 此詳五福之時以緩急先後為序壽者天子万年黃考无疆也人
情莫不歎壽故居一富者王食万国庶民是繼也人情莫不欲富
故居二康寧者身无善疾心无憂患福以具安為泰故居三攸好德者作
德日休順理自適福以道克為貴故居四考終命則休受而歸全存順而
沒寧是福之終也故居五人居以此自功則有以欽福于一身以以功臣
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是之謂用五福者也

意 五福兼君與臣民言且泛人只于叔微見之然歸重君一边自天
降福言則壽為先自人致福言則好德為本

六極節 六極之時何如不得其死之謂凶壽命不長謂之短折禍莫大者
而心之不寧乎其曰貧非以无廩祿而用之不足乎五曰惡者則剛之
過而為暴為強也六曰弱則柔之過而為怯懦為无斷也人君可不

而心之不寧乎其曰貧非以无廩祿而用之不足乎五曰惡者則剛之
過而為暴為強也六曰弱則柔之過而為怯懦為无斷也人君可不

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
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
無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
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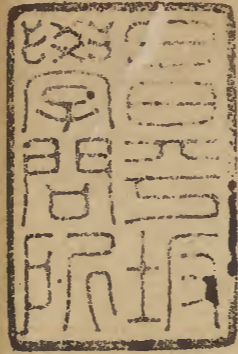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終命

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也係乎上人
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星之
欲者如何爾夫民上之樂寒者欲衣絮者欲
食饌寡孤欲若之欲得其所以上王政之所先
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
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
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
取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
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
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以此自徵而因以徵天下之臣民哉此所謂或用六極也
意蓋發而云六極以重證先后為序以口大率上上五福反看凶短
折一重者應考考然命疾受應康寧貧應富惡弱應好德六極之本
亦謂之六極者蓋弱則不能自強又隨手惡也○大抵五福以
以人所最惡者為尤



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
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
失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愚者剛
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
天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矣

